

## 以希波克拉底初心為脈絡，緬懷 徐超斌醫師一再築理想急診的樣貌

詹宏彥

回首那條走進醫學的路，我常常想起生命的起點：並不是因為掌握生死的權力，而是因為年少時，我被希波克拉底的精神所震動－醫學，不只是技術，更是對生命的承諾，是願意在他人最脆弱時守護他的尊嚴。於是，我跟自己說：我要成為一個能傾聽、能守候、能在黑暗時為他點亮希望的醫者。這便是我的初心。

然而，每當我踏入急診室，眼前無盡的奔忙、耳邊不休的嘈雜與四溢的焦急，便匯成一股暗潮，如巨浪般捲襲我那曾經熾熱的初心。家人抱著發燒孩子求診，白袍醫師們奔走相顧、鈴聲頻響、救護車進出，焦慮在空氣中濃得像灰塵。病患家屬哭問：「還要再等多久？」我曾看見淚眼映著燈光，那一刻，醫療流程的冷漠與案家無助碰撞成劇烈的痛。這樣的畫面，不只刺痛患者與家屬，也反問著我：我們的急診，能否多一度人性的溫度呢？

在這樣的反思中，我常想到最近離世的 徐超斌醫師。他是來自台東達仁鄉的排灣族醫師，被稱為「超人醫生」，一生奔走在偏鄉醫療的荒原上。在他七歲時，他目睹年幼的妹妹因送醫不及而與世長辭，他便從此立志行醫，讓這樣的遺憾不再在他部落重演。

徐醫師曾在都市大醫院擔任急診主治醫師，卻在 2002 年毅然回鄉服務，擔任偏鄉衛生所醫師兼主任，展開夜間、假日與 24 小時急診服務，甚至親自駕車巡迴醫療，行程往返偏遠山路，每月巡診數千公里。

他中風失敏於行，癌魔屢襲其身，卻從未止步，依舊為信念四處奔走。他常笑說：「病人照顧病人」－即使在最虛弱時，也要站上前線，用盡全力守護他人。他為南迴地區鄉親的健康奔波不已，為興建南迴醫院理念不懈努力，即使身困病榻，依然用盡全力去編夢。

當我得悉徐醫師的故事後，那份初心便一次次被喚醒：醫者行路，不只是技術的累積，更是以身之軀承擔風雨的信念。

---

理想急診的樣貌：以初心與實踐為骨架

在我心中，理想的急診樣貌，是一處讓人被看見的庇護所。病人不再是一張張號碼牌，而是有名字，在急診門會互相對望的患者。智慧化分流結合人性化設計，讓危急者可快速進入處置區，而其他人可以被安撫與引導。分流，其核心不應止於分類，而在於真正「看見」每一個獨一無二的生命。這份看見，才是理解與尊重的起點，也是醫學人文的具體體現。

我想像抱著孩子的家屬，推門而入時，有一位受過關懷訓練的醫務人員走近，輕聲詢問、告訴她稍後流程；孩子得以先行處置，母親則在旁的舒緩區等候，安心地看著孩子被照顧，不再在擁擠走廊中徬徨等候。

更重要的是，理想的急診是一個專業團隊協作的平台。當患者進來後，急診醫師、外科、內科、影像或心臟血管內外專科能即時連線會診。不管是突發胸痛還是急診中風，我們透過流程優化與嚴陣以待的團隊協作，實現介入治療的無縫接軌與照護計畫的立即啟動。

急診同時也應兼顧心靈照護。我憶起曾經有一位老先生，默默坐在檢查室外，焦急地等待消息。在理想的急診中，心理支持師或陪伴志工的存在，不僅是傾聽與解釋，更是用溫暖的陪伴，驅散患者孤立無援的寒意。因為急症的工作氣氛是講求冷靜，而不是冷漠。一次及時的陪伴，就不只是安慰，而是一種治療。

我期盼透明與尊重成為急診的基本法則。以誠實的溝通，換取寶貴的信任；用清晰的指引（如看板、簡易說明、及時解說），承接家屬的焦慮。我們無法保證結果，但能堅守這份尊重，它是醫患之間最堅韌的紐帶。

最後，我希望這樣的急診，也是一座初心的學堂。它不只是救治疾病的第一線，也是醫學生與年輕醫師理解醫者責任、體察病人需求、塑造醫者初心的所在。每一次急救，不只是技術挑戰，也是心靈磨礪；每一次決策，不只是專業選擇，也是倫理考驗。唯有在這樣的場域中，希波克拉底的精神才可能代代傳承。

---

徐超斌醫師的一生，正是對希波克拉底初心與我理想急診藍圖的最好注腳：醫者若忘了為誰守護，那醫術終究會淪為冰冷的工具；但若記得初心，就能在最艱苦的現場仍伸手給予溫暖。

願我們所有守在前線的醫者，能以這樣的初心為根，將理想化為可見的藍圖，讓急診不只是醫療的一環，而是有溫度的醫療體系對生命的呼應，更是整個社會對生命最深情的承諾。